

興縣志卷之十八

藝文

尹公生祠記

隨府

萬曆丙申歲山右尹公奉命宰魚台歷四禩政成惠洽百務釐舉澤流而民安之歲己亥意有所不合遂謝政去去之日邑人士庶舉扳留不忍釋迺脫履繪貌位而祝者爭奔走如狂公既去歲己卯邑罹洪割歲乙卯顛崇兆歉於時邑父老舉蹙額相語曰假我尹公治其必有以處乎咸噴咨涕洟慕如公去時庠彥高君嶺迺協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一

民心相隙地於行臺署右爲公立生祠祀成邑衆競走拜祠下胥慶如親覩公遂相與伐石以圖永久高君懇余辭余曰竊聞長民者非齊民之爲難而孚民之爲難得民心於服政之日固難得民心於旣去之後愈久不忘爲尤難公去而思思而永其經畫績業云何高君曰公之經蘊固不易窺猶憶所覩記一二往朱司空開鑿新漕水滙獨山昭陽湖以受委洩邑地浸沒二千餘頃無已則以經賦分派河西民社代輸於是兩河民互訟聯及數百家頻年不能決公爲

約畝定租豐則取盈潦則蠲之盡免河西代賦  
民訟以息邑當兩京水陸通途賓往來供役無  
間時驛往往不支司驛員不任逼責至赴河遠  
逃嗣至者索館候不獲則騷攪傍驛居民甚至  
斃其人罄其室公請當道劄批關署定程矩節  
出入塞其弊竇于是客便民安不加費而驛不  
擾邑苦沮洳田多蕪公爲市牛二百頭墾地三  
百頃而農勸先是常賦例有耗餘公平其衡令  
自封投正賦外不加毫絲徃市廛有無藉徒投  
各市僧而侵其稅官役則比肆漁擾商人苦之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二

公惟果其經商餘行盡蠲之精簡殷實一二人  
平其物值商無蠹蝕民有訟謀令自詣不煩隸  
囂而訟咸理修文廟起齋舍剏武場新壇墮築  
城垣事畢舉而民不知役禮師儒旌節孝禁賭  
遊懲俠馘嚴保甲約詰刁頑法整而民畏公之  
美政難悉其宜人類如此要公心淵塞故政烟  
幅而實孚也余曰諒哉吾觀仕途能者舞智市  
譽不能者鰥官郵卸公忠而無倦雖古明哲奚  
加焉像而祀之繫以懸模匪直張公賢也因勒  
石用貽來裔公諱就湯號莘野太原興縣人由

選貢

萬曆四十三年歲次乙卯十一月吉日

賜進士出身陝西按察司管寧夏河東兵糧僉事翁  
整飭大同密雲等處兵備副使邑人隨府撰  
會議錢糧疏

尹同舉

題爲軍餉不敷會議在卽謹循職掌略陳梗槩  
伏祈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着實舉行事臣等愚昧每言天  
下事若理財一節似無足爲難者不意至今日  
而難已甚關餉中斷九塞呼庚大小臣工聚族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三

而謀日求所以耗財者而莫知其耗之自日講  
所以生財者而莫知其生之自舉 國家大命  
寄之阿堵中古人鄙而不道之物卽輔臣孫承  
宗身繫安危張設輕重在於一人者今旣籌虜  
又憂餉苦不可言卽

皇上冲聖善利分途伊邇所當投珠抵璧不殖貨利  
者今亦不得不以此分 宵旰之憂語云有君  
無臣又云不學無術臣不能爲今世諱頃復奉  
旨會議矣臣猶記天啓元年二月十一日會以遼餉  
會議中府臣得與佐末議此番會議在先年會

議之內乎抑先年會議之外乎謂在先年會議之內則此番不必議也先年之議已效今日再議是贅也謂在先年會議之外則此番亦不必議也先年之議已不效今日再議亦贅也臣垣與聞國計謹就先年原議之內斟酌而損益之當改正行之者七當擴充行之者五當申飭行之者六當因仍行之者一雖卑之無甚高論政惟以無甚高論而可實見之施行今欲節節核實件件修舉期共濟時艱而不徒托之空言非天語申飭該部與撫按力行猶然築舍聚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四

訟之故事雖終日會議何益哉緣係軍餉不敷會議在卽謹循職掌略陳梗槩伏祈

勅下該部從長酌議着實舉行一曰屯田二曰牧地

三曰事例四曰省直房屋稅契五曰省直倉米

糶銀六曰腹裏衛所屯田七曰加派分晰此七

者所當改正行之者也一曰內外諸司積存二

曰南北戶工關廠三曰水陸各買轉運四曰東

南海田五曰直省應清徭役此五者所當擴充

行之者也一曰鼓鑄二曰南北諸司改折三曰

直省閒地變價四曰長江上下蘆洲五曰督撫

應簡公費六曰議裁郡國冗員此六者所當申  
飭行之者也因仍行之者惟州縣之應汰民兵  
耳以前餉議不啻詳而最喫緊者出入二款入  
之法必嚴考成出之法必清兵馬二者盡之矣  
前樞輔有併責撫按之說臣垣有考成從重之  
說此非臣等臆說也查得隆慶初年臣垣給事  
中維遵題議豫處 國計戶部覆奉

穆宗皇帝聖旨這京邊錢糧拖欠有司不行徵解中  
間情弊多端巡撫官全不查處致悞國計好生  
有負委任今後未完數多的巡撫官也着住了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五

俸待催徵完日方許推用其餘依擬欽此又萬  
曆八年陝西崇信知縣陳討先因錢糧未完任  
俸續遇吏部行取戶部題叅奉

神宗皇帝聖旨陳討不准考選着吏部查照舊例行  
今後凡行取等項官員務遵前旨稽查明白其  
未經具奏開俸的不許行取陞任欽此萬曆十  
年又因本官擅自離任撫按查回戶部復奉

聖旨陳討未經題請開俸不由本司起送輒便離任  
姑着以原職降一級調間散用 祖宗之法如  
此其嚴已而一事寬假事事可牟一人未減人

人思倖以加派銀如此其急天啓二年欠至九十餘萬不於撫按是責將誰責乎此番議後須將從前一應錢糧俱入考成容臣垣與戶部從長酌議每一省直刊一冊如某一省也原額京邊若干後添加派若干屯糧若干鹽課若干商稅若干爲綱後開某府凡若干某州某縣各若干一展卷之間一省錢糧了了在目咨會吏部專管考成官以後查核一以此額爲準有拖欠者俱照臣前說加等科算舊任俸者今改降俸舊降俸者今改降一級舊降一級者今改降二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六

級舊降二級者今改降三級俱赴部處分別用甚者革職爲民雖有陞任革任丁憂事故俱一體究論等而上之以本府州縣之完欠論本府以本布政司府州縣之完欠論布政使以本撫屬按屬司府州縣之完欠論撫按等而進之以各直省之完欠責十三司之開報併以十三司之綜核定十三司之賢否該部有查之不當行之不必者聽臣垣叅核臣垣有查之不當行之不必者俱一體治罪錢糧庶幾可完乎此皆爲入計者也而出之之法臣等反覆諮詢臣等

可得而言者年來練兵清餉之說充物公車然而兵終未練餉終未清者何也臣謂行間事有不得不理者兵馬有可置之而自理者錢糧非錢糧可置也理兵馬政以理錢糧也凡督撫初受事將各營兵馬逐一點驗以圈點又爲精壯平常老弱之號有一軍卽有一號註之原點之冊昭昭矣以其軍隸之千把或雙日一操或單日一操以其千把隸之將領道府或三日一操或五日一操督撫則或十日一操或半月一操無論火器射箭凡五十人一隊者每一隊完卽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七

行一隊之賞罰放一隊之錢糧放畢卽時發回使其先時後時俱無守候之苦不但軍心鼓舞相率磨勵而以點認之法默寓操練放餉之張本復以操練放餉之法覆驗點認之當否原冊在手一線相承兵法治衆如治寡總不違是二二月後某將智某將勇堪用某將某將不智不勇堪汰某營兵強某營兵弱某營兵強者多而弱者少某營兵弱者多而強者少某某兵擢爲上等隆其餉爲冲鋒破敵之用某某兵列爲中等平其餉爲守營守城之用某某兵殺爲下等

或沙汰遣歸或留爲雜役用如此則執簡御煩雖一軍一馬皆幾經心目則錢糧不期清而自清不期減而自減矣臣嘗謂天下事各有體今之督撫卽周之司馬漢之太尉體勢崇重高據萬人之上輔周則國強輔隙則國弱尤不必從事數米以節省爲名高但執綱紀在心俾文武大小各有條有規以簡練兵馬經畫戰守爲事則役占買間虛冒之弊自革當今之時無地不添兵無兵不加餉而兵之可用者決無財匱於兵衆幹瘁於心傷已成兵怨民愁必逃必譁之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八

勢矯爲練兵清餉之說者而不得其法兵愈不能練餉愈不能清以至力屈財殫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十去其六而以國從之嗟何益矣此臣有不得不理有可置之而自理之說也大學以理財歸之用人前臺臣練國事以錢糧完欠責成有司者甚悉可見理財用人不得分之爲兩非特外之有司爲理財之亞旅而該部主計尤理財之家主昨關撫張鳳翼疏稱新餉歲額七百餘萬所出不過五百五十餘萬若寬然有餘裕者科臣方有度謂歲額盡解亦少



一百六十餘萬督餉御史李時榮提衡於出入之間亦謂出之數浮於入而鯁鯁憂不足焉該部當此時勢非心有全局手有急着將各省直應解錢糧各邊鎮應發錢糧徹底算起一入一出寧寬毋狹如臣等前說俱載之冊隨時督催未有能濟者也奉

聖旨國賦匱乏當共圖理財長策這條議各款切實可采的該部從長酌議覆行其光祿十庫併軍士布花等項本色錢糧各省直方奉 旨起解却又條奏改折以致觀望稽悞還遵屢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九

旨照舊徵收本色解進應用該部知道

京察專重職掌疏

尹同舉

爲京察谿徑易生諮訪須求職掌懇

勅當事諸臣止查各衙門職掌之修廢從公處分以定人心以重 大典以風勵群臣各修實事事

臣讀書至惟治亂在庶官心竊疑之意主治亂者以天操治亂者以君豈庶官之微而司治亂之大蓋庶官者酌天下之機務而設各有職掌存焉職掌修則治職掌廢則亂故立黜幽之法與陟明並行以制治於不窮未有庶官之精

不用之職掌而國家得治者亦未有黜幽之權  
柄不覈之職掌而職掌能修者語曰視國者不  
視強弱視紀綱之理亂而已紀綱者正職掌之  
謂也我朝稽古建官大小相維內外相制極  
類周官而最要者在三年察外吏五年察內吏  
二事二百年來表著肅清人心寧謐從職掌分  
功罪從功罪定去留稱極辨矣未幾而議論泰  
焉未幾而愛憎行焉又未幾而門戶立焉至門  
戶立而位置一分意見各執辛亥丁巳之後有  
如聚訟焉爲庶官者徵徵逐逐穴崇丘以自完

擬泰山以藉庇不知職掌爲何物察庶官者谿  
谿徑徑意中則廣輿可珍局外則卞足可刖亦  
不知職掌爲何物頑鈍成風偷惰爲俗譬之室  
構而去其鑿契水蓄而潰其堤防孰非諸臣失  
職使然而諸臣不察不思綜核吏治持危定傾  
者何如以移宮則爭以經撫則爭以講學則  
爭於無可猜度中強生猜度於毫無異同中強  
立異同相搏相構幾成玄黃之戰今事皆旣經  
政可相安共修職掌乃中微有所隱然而不化  
念有所介然而不融題目旣岐各尋營壘京察

者以其無大聖賢也然而家切同仇人思敵愾而不敢自卽於亂亡者以其無大奸惡也當此燎原胥溺之時焦頭爛額濡手足以拯之猶恐緩不濟事而高自標表妙擷清芬動曰吾輩君子也某輩小人也吾輩其當陟也某輩其當黜也其視爲小人者思曰彼號爲君子者其品其才去我不甚遠也奈何我以爲詬而彼以爲名於是百計破籛思爲反爾之策此之鳴鼓而攻者其機淺而彼之伏莽而處者其械深兩人之對壘而爭者猶自正旁人之間道而出者則甚

奇時稱賢時稱否出於我之口者不復記而誰主盟誰羽翼入於彼之殼者不復開人我有不得不相仗之勢彼此有不得不相敵之情內有不得不昧之良心外有不得不行之毒着相爭不已玉石俱碎而國從之良可嘆也蓋亦反本而思我之所謂門戶者何事而貽禍若此之鉅亦愚之甚矣故人苟爲職掌則局內皇皇自無較是較非之餘力爲職掌則終日乾乾自無商恩商怨之暇時爲職掌則猶是

朝廷之人猶是

朝廷之事自無分於東西南北爲職掌則成是公家  
之成敗是公家之敗自無分於爾我形骸語曰  
雖有挈餅之智守不假器使守職者皆如挈餅  
之守天下之機務何愁不理天下之禍亂何愁  
不消臣願諸臣之熟思之也至於移宮經撫  
講學三事臣亦請一言而決宮未移則在鎮  
定人心宮既移則在曲全聖德此移宮之  
定案也經撫既失機則當如律究坐經撫既坐  
辟則不必添足別故此經撫之定案也講學聚  
徒之時猶恐妨於政事講臣去國之後當共重

其高風此講學之定案也此皆諸臣之反反覆  
覆所已言者以舉朝精神畢萃於此故再拈出  
以省葛藤書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詩曰凡百  
君子各敬爾身夫惟在職掌中而後謂之無偏  
無黨亦惟能敬爾身者方能修職掌臣於此不  
能不惓惓耳大約先年之察單款多屬捏造一  
時雖可報怨今公論大明於人無損而捏單與  
投單者人品心術天下實共見之此番諮訪務  
宜盟心幽獨矢秉公平必真見其人有是事大  
顯職掌方可登之單一一切飛語流謗出自局外

投送者俱高閣束之 天日在上鬼神在旁諸  
臣卽不爲 國家治亂計亦當爲後世子孫計  
也又單不書名與匿名帖無異故人得陰行其  
私昔人建議有單後書名之說應否可行統俟  
從公斟酌之人材黜陟之關實治亂分途之始  
况今時何時而再堪摧折 臣生平坦直絕無門  
戶見但心傷往事目睹時艱謹抒一得補牘諸  
臣之後如果 臣言不謬伏祈  
勅下部院採酌施行 臣不勝激切待  
命之至奉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四

聖旨考察當憑職掌豈在門戶訪單着書名方許投  
送該部院知道

屯田議

尹同臯

看得墾田一事係天地自然之利王中書雅念  
時艱欲捐銀捐粟以從事以此風示海內則人  
思急公闢荒蕪爲膏腴變砂磧爲桑麻是誠救  
時急着但天下事非出於人心之所甚願則難  
與慮始况

朝廷事與民間事不同必法立於此而人心懽赴方  
可有成今廷彥所指纍纍多人有以學務農桑

深知灌利稱者有以慕義報國情願捐貲置辦牛具稱者果與廷彥同念公家有夙盟乎亦度其人矚其室強而後可乎以悠悠南北風馬牛不相及之人而欲千耦其耕相與俶載南畝此實難矣今天津董太僕已收有屯效前後屯臣左道長等所舉屯政俱一一見之施行王中書抱有稼穡之略當併其所捐銀粟俱咨董太僕處與之上下其議論以竟其蘊可矣南北中州諸人聽其自至未可輕易滋擾至於寧遠前後有沃壤可耕樞輔經營其間自有開闢長算惟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五

江淮鳳陽等處有曠土可墾屢屢見之封事而猝無舉行者何也本科爲天下事惟本地方官能做本地方事不特墾田一節卽就墾田言之舍撫按道府州縣而以萍梗之人浮游之法欲闢美則而足軍 國必不得之數彼爲撫按道府州縣者卽以撫按道府州縣之所轄爲其職掌者也當此時艱使爲州縣者本州本縣之內有曠土卽州縣之職廢爲道府者思道屬府屬之內有曠土卽道府之職廢爲撫按者思撫屬之內有曠土卽撫按之職廢則田不期墾

而墾錢糧不期足而足又何煩言開言墾者章  
滿公車如刻脂鏤冰究竟無一效哉嗟夫名利  
之路雖恬者亦倖倖而欲前事任之途雖銳者  
亦縮縮而欲後已成士大夫不起之疾王中書  
之雅念若此良足風也抄出酌之

保甲議

尹同舉

蓋聞古者寓兵於農以農卽爲兵未嘗分而二  
也自後世以兵別農而兵弱以農養兵而農窮  
各分其途兩受其弊所從來矣職受事此方見  
一墻之外卽係虜穴一墻之內卽係民居當事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六

者謂居民之衝也以其晨星者旣防以軍丁以  
其林總者復築以城堡業已竭盡苦心而彼此  
不相習民苦軍之騷擾則曰彼吃錢糧者也奈  
何以衛我者溷我軍苦民之把持則曰我護若  
屬者也奈何以勞我者難我於是卒有緩急多  
以其不相能也而坐失事機今宜於保甲之意  
嚴立一法將沿邊鄉民細加查點與防守軍丁  
各分協路造一花名總冊從西而東如某一城  
堡也內有鄉民某人某人若干名又有防守主  
客軍兵若干某一庄村也內有鄉民某人某人

若干名又有防守主客軍兵若干編立字號每  
夜輪軍三名民三名上城上山巡邏瞭望有警  
急鄉民與軍併力冲打併力防守但能偵探得  
明堵截有功民與軍俱加旌賞若其偷安失利  
民與軍亦俱加究問夫以鄉民之精神力量保  
鄉民之性命身家原其所甘况重賞在前嚴罰  
在後民有不鼓舞赴之悚惕守之者乎如西協  
虜犯馮家堡全仗鄉民劉大江等之力此職所  
親見者且以民爲兵不費公餉不煩徵會荷鋤  
扶杖之人皆成勅敵又何懼於虜哉此亦寓兵  
於農之遺意今日所當急圖若鄉民愚痴有不  
受約束者當行有司重加責處以奔走巡緝之  
勞較擄掠屠戮之慘不啻萬倍卽懲一警百不  
失以勞爲愛慎勿從事姑息也



寄寄館記

治東界河口距城六十里爲興縣入境首鎮舊有亭館名清輝亭兵燹以後蕩爲丘墟行李往來漫無所寄比僦民室而居偏側湫溢甚非賓至如歸之義也因爲捐俸庀材鳩工以農隙集事浹月而成計費不踰四十金而楹桶粗具已從荒榛瓦礫後一爲改觀君子至止其得所寄矣館人問名於余余曰天地蘧廬人間世何者非寄茲館又寄內之寄焉者也卽以寄寄名之奚不可

興縣志

卷之十八

藝文

十八

康熙丙午孟夏蕪湖陶延中記

雍正八年知縣程雲因其傾圮捐俸重修

